

个人名片

姓名:阿治

职业:植村秀中国区专业化妆师

学历: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,在日本的专业课程培训中成绩突出

经历:拥有丰富的顶尖时装发布会彩妆设计经验,为 HERMES、Jean Paul Gaultier、GIORGIO ARMANI、Marc Jacobs、LOEWE、Lagerfeld Gallery、Vivienne Tam等国际品牌设计后台妆容。

参与 2004 上海国际时装周,主持 2005 中法文化年闭幕式——LANVIN 秀、2006 中意文化年闭幕式——Valentino 秀、2006 上海时装周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专场、2005&2006 中国风尚大典、2006 MTV 超级盛典、2006 世界顶级生活体验中国峰荟(Millionaire Fair),是彩妆业内极具人气的专业化妆师。



阿治与乔治·阿玛尼

阿治:彩妆创意来自戏剧

文 / 本报记者 钟兰

第一次对阿治这个名字有印象,是在看过一幅照片之后。

照片上是一幅男人的妆容,半侧着脸,帽檐低垂,黑的眼线与娇艳的红唇形成强烈的对比。请允许我在这里用上“娇艳”这样的字眼,除了它,我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词汇可以代替。用句时髦的话来讲,当时,我的心,被它那么小小地 shock 了一下。

能把陈志朋这个当年的“小帅虎”幻化得如此妩媚,不禁开始好奇,这个化妆的阿治,究竟有多神奇?关于他,传说很多。有人说他是植村秀老头儿最为赏识的化妆师之一,老头儿曾经拍着他的肩膀说,希望你能一直走在中国内地时尚的前端;又有人说他因为长相帅气,又化得一手好妆,富太太们都排着队想和他认识,争着把女儿介绍给他。

他习惯性地低下头,眼睛微微眯起,不用刷子,只是用指尖。他蘸着各种各样的颜色,不一会,女孩的脸变得生动起来。

悟,这不就是自己的亲姐姐嘛。

“说来你可能不信,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傻掉了,姐姐一向都待在上海,回家少,那次又化了妆,难怪我认不出来。那一次,我是第一次认识到,原来化妆能让人有这么大的改变。”

2008 年 1 月 6 日,上海,外滩 5 号。

Onlylady 网站的“姐妹淘”换享会上,阿治演绎的 2008 年春夏妆容秀无疑是很大的亮点。他穿着黑色的修身小西装,清瘦清瘦的,脖子上戴着 Agnes.b 的壁虎吊坠,脸上的皮肤真的不错,比女孩子还要细腻,很干净,给人清爽的感觉。

一个穿着金色针织衫的女孩子自告奋勇上台当模特,阿治一边化,一边讲解。没去过现场的人估计很难相信,一个专业的化妆师,只需要短短几分钟的时间,便能让一个人的容貌发生那么大的改变。看他化妆,仿佛是看画家在油布上做画,举手投足间挥洒自如。他习惯性地低下头,眼睛微微眯起,不用刷子,只是用指尖。他蘸着各种各样的颜色,不一会,女孩的脸变得生动起来。

在后台一直等到他活动结束,他很体贴地让助手给我倒水。说实话,跟阿治聊天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,他思维敏捷,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,声音听上去柔软而有磁性。不过,我们的谈话仍然时不时会被打断,有不少女孩子会过来找他,要签名,或者问这问那。

“当时我真的是傻掉了,姐姐一向都待在上海,回家少,那次又化了妆,难怪我认不出来,我是第一次认识到,原来化妆能让人有这么大的改变。”

“你很享受化妆的过程,对吗?”

阿治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自己是宁波人,老爸给他取了一个很正气的名字:周国治,不过,他更喜欢大家叫他的小名,“阿治”,让他觉得亲切。

“喜欢化妆,完全是受了姐姐的影响。”他说,上初中的时候,有一次放学回家,发现家里忽然多了一个陌生的姐姐,长得很漂亮。害羞的他不敢正眼瞧别人,只好躲进房间,结果到了吃晚饭的时候,这个姐姐居然要和他们全家人一起吃。坐在饭桌上,阿治觉得这个姐姐怎么越看越熟悉,听到老爸喊她的名字,才恍然大

“那个时候,我感觉我第一次为自己的想法而活。我住地下室,吃方便面,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,可是依然过得很快乐。”

所以,在阿治心里,姐姐就像是他的启蒙老师,在他少年的心里,种下了学化妆这棵种子。

不过,让他真正走上化妆这条职业之路的,还是一位影楼化妆师,尽管直到现在,阿治还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阿治说,自己从小就喜欢画画,对色彩很敏感。小时候,他常常用蜡笔把自己看到的风景画出来。可惜爸爸妈妈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天赋,仍然让他按部就班地读着书。

阿治的大学是在杭州商学院上的,当时,老爸希望他学好以后能继承家业,于是帮他选了外贸专业,不过这并不是他喜欢的。有一次逛街的时候,路过凤起路一个很大的摄影公司的橱窗的时候,他从橱窗里看到一个女化妆师正在给一个新娘化妆,他索性趴在橱窗外边看。

“当时我就觉得化妆就好像在脸上画画一样,新娘子化好妆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,脸上仿佛透着光彩。化妆师的形象一下子在我的心中变得伟大了起来。”于是一个想做化妆师的想法,在他年轻的心里开始呼呼地生长。

他瞒着老爸,偷偷拿着第二学年的学费,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,一个人去中国美院学了 3 个月的美术基础,后来,又去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化妆,学画人物脸谱。他说,那是从小到大真正为自己读书的一年,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,他搬出学校,租了一个小旅馆里很便宜的地下室。那时的他每天都要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,第二天六点多起床,七点钟就到学校里去。当时觉得找到自己想要走的这条路很不容易,所以一直很坚持,虽然很辛苦,却从来没有动摇过。

“那个时候,我感觉我第一次为自己的想法而活。我住地下室,吃方便面,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,可是依然过得很快乐。”

他在传统的脸谱中融入现代的时尚感,寻找新的碰撞。正是这段经历,让他有机会邂逅了世界著名的彩妆品牌植村秀。

阿治从学校毕业以后,很长一段时间都和几个朋友一起玩话剧。他们把经典的越剧名段加以改编,然后在上海话剧中心演出,阿治在其中担任剧组的化妆师。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上面,在传统的脸谱中融入现代的时尚感,寻找新的碰撞。正是这段经历,让他有机会邂逅了世界著名的彩妆品牌植村秀。

那是 2003 年 4 月的一天,演的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祝英台的扮演者是一个女孩子,在演生角的时候,阿治要给她化上俊朗明亮的男妆,不过,短短的几分钟工夫,又要把她化回女妆,要展现女孩子独有的妩媚娇羞。

妆容难度很大,但是阿治做得很出色。演出结束的时候,所有演员走到台上谢幕,观众席上有人大鼓掌。后来,还有人专门打听化妆师的名字。

就在剧院旁边的一个咖啡厅,他见到了植村秀中国区品牌总监高维明,一位很有气质的女性。“我们演出的时候,她正好在台下看,她一直很喜欢我们演的东西。她说,当她看到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是俊朗小生的模样,一会儿又变得妩媚动人的时候,她觉得很是神奇,当时就想见见这位化妆师。”

不过,高维明在提到公司品牌的时候,一直说是“shu uemura”,她想邀请他加入这个团队。阿治当时不知道这个单词的中文名称就是植村秀,“可能当时还是很理想化吧,受传统的东西影响太深,总觉得做某个品牌的化妆师太商业了,当时还打算拒绝掉的。”

直到高维明偶然提到了“植村秀”三个字,阿治的脑袋终于一下子转过弯来了,“原来说了半天的品牌就是植村秀啊,这个太熟悉了,太喜欢了。学化妆的时候有钱的同学都会专门去香港买它的彩妆,很好用。我自己也一直都是以植村秀先生为榜样的,很佩服他,他是一个敢于坚持自己风格的彩妆大师。”